

中 國 再 版 委 會 公 藏 館 書

新 聞

龍 賢 唐：編 主 兼 人 行 發

本刊文稿
禁止轉載

第二卷第四期要目

- 人事大變動的前夕……………(時事預測)
- 政府應該澈底改組！……………(本刊短評)
- 評副總統競選二三事……………(本刊社論)
- 從李宗仁當選副總統……………(政局觀察)
- 看中國今後的大局……………
- 李宗仁競選成功的祕訣……………(新聞分析)
- 孫哲生競選失敗的原因……………(新聞分析)
- 大總統圈選秘聞……………(綜合報導)
- 民青兩黨要退出政府？……………(本刊特訊)
- 副總統競選風波內幕……………(側面消息)
- 誰當立法院長？……………(幕後新聞)
- 論西安外圍之戰……………(戰局檢討)
- 國大會旁聽側紀……………(新聞紀事)
- 國大女代表訪問記……………(花邊消息)
- 四川省政潮學潮與人事鬥爭……………(內幕新聞)
- 台灣的「按摩女」……………(新聞小說)

中 國 新 聞 半 月 刊 社 發 行

中 國 藏 書 館 京 南

社論 評副總統競選一二事

并論競選副總統風波的責任問題

副總統競選的風波，雖然已經過去了。但是，因為這次競選風波而引起的各種不良的後果，以及這次風波的正問題，我們却不能不在這國大業已開幕，行憲即將開始之際，來說幾句嚴正而公道的話。

首先要說明的，這次副總統競選的風波，第一個要負責任的，除了四個國民黨的候選人外，至少蔣大總統也應該要負一部份的責任；因為，今日蔣大總統，既不是三黨制憲時的國民政府主席，也不是國民黨一黨專政時的黨委員長，而是全國國民，經過國民政府主席，通過國民代表的手，間接由人民選舉出來的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。根據歐美選舉大總統，副總統的先例，大總統有權決定提名副總統的人選，換句話說，也就是蔣主席本有表示希望誰出來做副總統的權利；因為，一個大總統在推行憲政時，固然需要一個有才能的政治家來做他的輔弼，但他自己自然不太歡迎，一個與他政見不盡相同的人來做他的助手。這是很顯而易見的事。但是，蔣大總統為了顧全大局，為了不願使國民黨內部因此而發生破裂，所以，他雖然頗為屬意一個外人出來做副總統，他雖然比較的希望孫科出來做副總統，然而，他却不得不顧慮公然向全國人民提出他自己的方式；故在國民黨的臨中全會上，他雖曾徵有暗示，但經過大多數中常委正反對后，他終於捐棄了自己的成見，而服從多數的議決；採取自由競選制。這自然是一個很開明的決策。惟既經採取了自由競選制，照講，黨就不應該再在暗中控制；而意欲支持誰，因競選人均屬國民黨員，自應一視同仁，無分厚薄，如果表面上表示民主，實際上却不民主，這自然會激起其他三位候選人的憤懣。是以，蔣先生的這種苦心和不願，固然值得嘉許，但却招致其他三位候選人的反感，實在也是因為蔣先生太民主了所致。假使蔣先生能够在國民黨內果斷一點，決定採用政黨提名的話，也許這次競選副總統的風波，根本就不會發生。

這次競選副總統：民社黨曾經提出徐溥霖為候選人，青年黨原本未提，社會黨連祇有莫德惠一人出來陪選；但國民黨却出來四個人參加競選。像這種四、一、一、〇的比例制，翻遍古今中外的法典，也找不出這樣無前例的事，不僅反民主，不合情理，而且滑稽之至！副總統在憲法中的職位，本來無足輕重，但在中國這種反常的情形下，却反而變得比競選大總統還重要，還要激烈，也是一件極不合邏輯的事；因為在中國現實政治的狀況下，各黨派尚無一人可以足與蔣先生抗衡確是事實，故民青兩黨

不提名總統候選人尚情有可原；同時，根據歐美民主制度的慣例：如果大總統是甲黨的黨人當選，則副總統的人選也必然是甲黨的擔任；故青年黨不提名副總統候選人，比較還可以說得過去。但民社黨卻太沒有魄力了！該黨既然提出副總統候選人，雖然明知不敵國民黨的候選人，也應該堂堂正正的與國民黨競爭，但該黨的發言人却說：「本黨徐溥霖之參加競選副總統，不過是為了爭中選票而已。」因為，國民黨的幾位候選人，都是本黨的親友，我們不好意思厚於此而薄與彼，故乃推選徐溥霖出來競選！「民社黨的負責人，出來競選副總統，居然談出這樣低的調子，則民社黨沒有出息，也由此可見。因為，民社黨的競選副總統，既然是為了不好意思不投誰的票的關係，而社會賢達莫德惠出來競選，頂多也不過是陪襯陪襯場，所以，國民黨對外既失掉競爭的對象，則國民黨內的四位候選人，唯行集中全力，互相角逐了。儘管四個人競選之前，早就宣佈「不計成敗，誰又不慮得失呢？老實講：假使國民黨內的四位候選人果真能成敗得失，則此次競選的風波決不會發生；殆可斷言。惟在此大競選中，國民黨為孫科；殷會人值討論的就是李宗仁。他的那一種反抗，固然要歸咎於國民黨內那些想控制選票而又控制不了的頑固份子，固然能博得一班人的同情，然而，李宗仁的那種姿態，姑無論其是否為軍人本色，抑係坦率果敢，我們總覺得有些過火；我們這樣批評李副總統，決非惡意，而是本着我們的良知，和知無不言的態度，希望李先生在就任副總統後，不要再拿過去的當政者一樣，老愛聽好話，不喜聽聽相反意見！今日當政者的懦弱無能，貪污腐敗，都是重蹈了此次當政者失敗的覆轍，亦可斷言。現在，幾位候選人為欲達到各自競選的目的，在一擴大大宣傳」的原則

下，除了多印廣告，標語，傳單，專冊等，到處散發外，更不惜利用金錢，囑轉託人，收買報紙雜誌，作為自己宣傳的工具；而有些報紙的報人和記者，更厚顏無恥，找着每一位候選人要津貼的。像這種收買報紙雜誌，作為自己宣傳工具的人，固然可惡；而那些甘心情願，向人亂要津貼的報人記者，尤其該殺！因為有些報紙雜誌拿了別人的錢，自然不得不亂捧捧吹，於是，有些捧捧的報紙雜誌，便盡量攻擊李；而有些捧捧的報紙雜誌，也（下接第二面）

新新聞分析

李宗仁競選成功的秘訣

李宗仁競選副總統，失敗是成功，成功更是成功！因為：如果失敗了，那是民意被「強姦」；投票被「控制」；選舉被「操縱」的結果？假使成功了，則是「民意」所歸，「民主」勝利？現實叫捧捧的人胆寒，環境迫使孫科扮演悲劇中的主角！

△……本刊記者歌丁……▽

公元一千九百四十八年，也就是中華民國三十七年的四月廿九日，李宗仁將軍被一千四百三十八個國大代表，以無記名投票方式，而當選中華民國第一任民選副總統。這是在不少人的意料之外，也是在很多人的意料之中的事。多少人以狂歡熱烈，多少人為之嘖嘖太息，這裏，我們且不論李宗仁應不應該當選，免得再度掀起選舉糾紛的餘波，而使「親者痛，仇者快」。記者謹從顯微鏡下來透視李氏成功的因素：

一、現政府的腐敗幫助了他：無可諱言地，現在的中央政府是腐敗的，腐敗到與人民整個的處於對立的地步。更何況，人類的心理本是喜新厭舊的呢？孫科先生是現任的副主席，對於現政府的腐敗，多少也得要負上百分之幾十幾的責任，如果讓牠當行憲後的副總統，尤其量亦不過只能做到維持現狀，這自然不能滿足一班人民的要求和急切渴求革新的慾望，因為，它沒有心理上的刺激作用，也就是沒有化學上的發酵作用。聰明的李宗仁，他很早就看到了這一點，儘管他已經是一個在朝的在野者，儘管他在政治上總是走下坡路，但是，他還是需要明白地宣佈擺脫現政府的新政，所以，他說要肅清貪污，要清算軍閥，要行新政，要用新人，雖然這張支票不見得能兌現，但却能給人以希望，以幻想，以憧憬，在人民心底眼裏「空頭」總比「沒有」要好得多，而在聲氣上，他則透過這張可能是空頭的支票，而與人民站在一條戰線上。因此，在戰略上的策劃，李宗仁棋高一着，應該說是成功的。

二、「官迷」的橫溝幫助了他：國大代表（靠黨團力量獲選的是這樣，不靠黨團力量獲選的更是這樣）諸公的一生，都可以說不太簡單，大概十有八九都是失意的政客。就算他是文人吧，但文人也是不滿現實的多。為什麼是文人呢，但文人也很簡單，一句話就可回答：做官不成，潦倒實呢？很簡單，在他們心底裏，認為祇要自己上台試試，中國一定有辦法？可惜，政府組織法上的官吏位置規定得太少了，他們終不能獲得機會一展鴻圖，因此就由怨恨，起先是恨政府，最後則把憤懣集中到一切與政府有關係的大員身上，今天，竟有這樣一個大膽的李宗仁來「民主」的領導，怎麼會不贏得他的擁護呢？就是國民黨的組織基來投票，我們相信，他也一定會選擇在「委座」上與政府對立的李宗仁。他也不會投與政府完全站在一條戰線上的孫科。

三、「人情」政治，「敷衍」選舉，幫助了他：四月廿三日，第一次投票的結果：李宗仁七百五十四票，孫科五百五十九票，程潛五百二十二票，于右任四百九十三票，莫德惠二百十八票，徐溥霖二百一十七票。孫、于、莫、徐四位文人得票的總和是一千四百八十七票，而李程兩位軍人得票的總和則有一千二百七十六票，文人的總票額超出軍人二百壹拾壹張。足證大部份的民意還是支持文人競選副總統的。照講，在李、孫、程三氏第二度的角逐當中，孫科就可以壓倒的優勢獲勝了，然而結果却令人失望了：于、莫、徐三人落選的票子，跑到文

人孫科這邊來的備有三百八十六張，而跑到武人那邊去的反有四百零三張，另外一百三十九張却飛到天上去了。為了這，很多人都被弄得莫名其妙，記者乃特地在會場裏，抓住落選×公原先助選委員會的一員大將，低低地問道：「我們的票子都投誰啦？」他一本正經地回答道：「我們是誰也不得罪，無論那一位我們都得應付。」這是真話，我深深地相信，道道地地的真話，他們這一團體是如此，其他幾個團體又何嘗不是這樣呢？於此，我更進一步地認識了「民主」，了解了「民主」！「人情」，「敷衍」，你們應該對這次的選舉負多少責任？政治是三角，不是幾何，它是多角的！這對李宗仁是一個幫助，但卻不是一個決定性的幫助，惟對孫科則已經是一個相當決定性的打擊了。

四、「救國日報」事件幫助了他：在戰略上，在形勢上，李宗仁雖然已佔了相當優勢，但却不能說明他的必然勝利，更不能指出孫科的命定失敗，在意料中必定先遭淘汰。程潛先生的基本票子是在們雙方勝負的主要關鍵。儘管李程之間已有口角，協訂，儘管李程之間已有精神默契，但那些都是靠不住的，只不過是政治上的「西洋鏡」而已。程潛之不能控制他的「選民」，正如國民黨之不能控制它的「黨員」投票是一樣，因為這是祇看投票啊。本刊政治記者司馬天兄所替孫科擔憂的「特殊事故」或「突然意外」終於來到了！四月廿三日，也就

引起廣東代表的不滿，乃集體於上午十一點多鐘前往該報交涉，要求取閱原函，一語不合，遂起衝突，結果救國日報被搗毀，雙方各有損傷。聞訊之下，司馬天兄不禁拍桌長嘆曰：「孫科完矣！」的確，不論雙方是非如何，孫科的確是因此完了！因爲：救國日報是捧程最烈的報紙，而且龔德柏是湖南人，兩湖代表當然會對廣東代表不滿，不幸孫科又是廣東人，他們的憤激怎麼會不集中到他的身上呢？又有誰能保證，他們那「神聖」的選舉不成爲「復仇」的武器？事實終於證明了：程潛的三分之二的選民，終於決定了中華民國第一任民選副總統的命運。

綜觀以上各點，李宗仁可以說是獲得了先天的勝利，惟其後天的失調，也是衆所週知的事實。黨團的控制，是事實也好，是詭譎也好，無疑地總給了孫科以莫大的助力，但也給了李相當的障礙，李宗仁便以突擊的戰術，來分散這一股民主的「逆流」，否則他是難望一帆風順的。最後，他終於使出

了看家的解數。在一二兩次投票均名列前茅後的第三天，亦即四月廿五日的清晨三時許，繼程潛之後，李宗仁突然宣布放棄競選，並作着急急要於廿七日乘機飛平的姿態。明白地意味着他底即將「歸田」，更顯然地意味爲中國政治前途的一股「暗流」。他的這一着意在非得在不得已時，一戰一爭，幾乎跡近要訣，不僅使得孫科避讓幾分，而且也使得蔣主席左右爲難。同時，白崇禧也在在一旁給他撐腰說：「李宗仁退讓，是因為有人壓迫選舉的代表，李氏不願讓讓他的，受過份的壓迫，故決退讓。」這樣一來，即使李宗仁不公開宣稱「失敗是成功，成功更是成功」，明眼人也可以看得出：萬一他放棄不成而再爭競選的話，則失敗是民意被「強姦」，投票被「控制」，選舉被「操縱」的結果；而成功則是「民意」所歸，「民主」勝利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縱然黨團還能「強姦」民意，「控制」投票，「操縱」選舉，也決不合而且更不敢再嘗試冒險了！李宗仁的助選委員會復在此時，更逼緊一

步地擺出了最後一張 trump card。他們公啓的啓稱：「李先生本人絕對不願因渠之放棄競選，而影響黨內之團結也。」這使人想到「此道無銀三十兩」與「此銀不是對門王二偷」的兩張有趣的聲明條子，稍爲有頭腦一點的人，都會諷刺到這裏面的諷刺文章。現實叫捧孫的人阻棄，環境迫使孫科扮演悲劇中的主角，黨團不得不放棄全力支持孫科了。廿八日深夜十二時，也就是副總統決戰的前夕，親近李夫夫人郭德潔女士的一位女代表對我說：「競選的幾位先生都歡喜說某某持他，某某又願意他，其實，揭穿來說，我推斷李宗仁已經得到了黨團放棄全力支持孫科的確切保證，要不然，他是不会體念「時艱」，再事競選的。果真是政治上的一貫空言空呢？」則李宗仁又何致於會被「壓迫」到放棄競選呢？當夜記者回到編輯部，同司馬天兄談到這一點，他搖搖頭太息道：「孫科百分之百的完了！」（五月三日）

新聞分析

孫科競選失敗的原因

◆◆◆本刊記者高風◆◆◆

政治就像賭博一樣，不是你輸，就是我贏；所以，競選也像作戰一樣，不是彼勝，就是此敗。要想永遠「平分秋色」，或者是打一個平手，那幾乎是不可能的。故角逐副總統最劇烈的兩位主角：孫科與李宗仁決戰結果，總有一個成功，一個失敗。要想兩個都成功，那也是不可能的事。因爲，副總統只有一個，絕對不能像次長一樣，有「政次」，「常次」之分。

在這次副總統未揭曉以前，一般人都以爲孫科的可能性較大，而本刊記者司馬天君在「預卜副總統勝敗」一文中，也預備如無特殊事故，或突然

的意外，則孫科在兩個假定的前提下，可能當選的成份要比李宗仁多。但經過過渡期洶湧的競選戰後，孫科終於以一千二百九十票敗于李宗仁，而李宗仁也居然竟以一千四百三十八票戰勝了孫科。我們除了在前文分析李宗仁爲什麼會成功的秘訣外，特再剖視一下孫科失敗的原因：

(一) 宣佈放棄立委資格太遲

孫科是制憲時立法院院長，在未競選之初，他本來對於副總統，並沒有什麼大興趣。因爲他知常

了副總統後，便不能再長立法院；故對於競選副總統一事頗爲猶豫；但是，等到他的左右，引古證今，找出很多不甚可靠的例子來，說出種種可以象的理由後，他才決定競選。因此，他在決定宣佈那天起，還依然強調：在憲法中副總統並不能變長立法院的規定，雖然並未十分明確的表示可以變，但最低限度，也可以看出他想變立法院的心意。然而，一方面，却希望他明白表示：放棄立法院後，才予以全力支持，這事會經雙方磋商良久，仍未獲得妥協的方案。結果一方面有一部份的票，便由右任與李宗仁雙方拉了去。一直到四月十九日，孫

科是制憲時立法院院長，在未競選之初，他本來對於副總統，並沒有什麼大興趣。因爲他知常

料看看形勢不對，他才連忙致書中央黨部，聲明放棄立委當選資格，亦即暗示不競選中央黨部，這才獲得CC方面的完全諒解，但是，這已經遲了，因選期已迫，已被李雙方拉走的票，要想再拉回來，在手續上固已多了一層麻煩；而在爭取選票上也已後了）着。這是孫科失敗的第一個原因。

(二) 他底自信心太強，脾氣太傲。

孫科平日最大的缺點，是脾氣太傲，不大願意奉就人；和自信心太強。這次競選副總統，他以為蔣主席對他已經很信任，而國民黨內的實力派，也表示將全力支持他，所以，他自信他可以戰勝他的敵人。因此，他便忽略了爭取職友。而李宗仁看到他這一個弱點，便連忙採用「合縱連橫」的策略，與于右任、程潛兩人攜手，宣佈休戰，並表示合力打垮孫科。同時，三人並擬定一個君子協訂：即在初選，復選以後，誰落選了，誰的票便支持誰。所謂于、李、程三人採取的「聯合陣綫」，即係李宗仁用以對抗而戰勝孫科的最有力的一個武器。以致，孫科在競選戰中的態勢是孤立的。孫科在競選的「戰略」上既已孤立，故在「戰術」上便應該馬上改正錯誤，設法爭取職友，並爭取那些遊離代表的票。但他不此之圖，前兩次在投票時均不到會，以致李宗仁每次在出席大會時均親自立於大會堂前，與每一個代表握手言歡，請求幫忙。但孫科祇使他的夫人程淑英在大會堂內孤軍奮鬥。老實講：假使在第一二兩次投票時，孫科也像李宗仁一樣到會，與每一個國大代表拉交情，也許有很多遊離的票會支持孫科，而不一定會投李宗仁。因為，中國的政治行情，除了利害關係以外，就是人情政治。以國府副主席之尊的孫科，如能親自去向國代們拉票，總比請一個代表吃飯或以法幣賄選，要好得多，這是孫科失敗的第二個原因。

(三) 黨團控制，弄巧成拙！

儘管官方的發言人，和黨方的負責人，一再表示：在這次選舉副總統時，完全採取自由競選的原

則，黨團並沒有控制。但是，事實勝於雄辯：證明黨團想控制，但却控制不了整個的代表。相反的，常常弄巧成拙。因為，這次國大代表的份子複雜，人數衆多，而彼此所代表的利害又不同，除了黨團，還有派系，更加鄉土，宗教，以及各種各樣的潛勢力，且每一個人都有一點人事關係。假使黨團真能控制選票，則在國大召開前夕，國大代表方面，中央提名與簽署當選的糾紛，也不致會發生。且選票係採用無記名投票制，對於競選人和投票人比較都有保障，每一個代表究竟投誰，除了他自己知道外，別人既無法探悉，而也沒有辦法能夠控制。譬如：甲拉乙投丙的票，而乙又拉乙投戊的票，在這兩者之間，假定乙與甲丁都有關係，當面不好推却，只好兩面答應，但等到真正投票時，乙當然會選擇與他關係最密切的人投他一票。因為是無記名制，誰也不能證明他究竟投誰，或沒有投誰。故這對於投票可謂並無限制。假如黨團想控制選票，實在相當困難；且國大代表的知識程度究竟比一班人民要高，且都是在野的多，如果黨團方

面不想控制的話，也許自由投孫科的票較投李宗仁的為多，但是，一經黨團有控制的跡象發生時，各投票人除了極少數的例外，大多數均會激起反感，本來並不一定要投李宗仁的票，這一氣也要投李宗仁的票，據我所知：這次簽署當選的代表和很多很多無所投的游離代表，幾乎有十分之九都是因此而不投孫科的票。老實講，假使黨團控制果有效果的話，則李宗仁在歷次選舉中，決不會每次均比孫科要多一百多票；而李宗仁也決不會當選本屆行憲後的首任副總統。足徵黨團控制的力量是非常微薄的，何況，黨團之內的意見既極分歧，而黨團之間的刀量，又常常互相對消呢？假如黨團不想控制，假如黨團想控制而又明知不能生效的話，則孫科也許不會如此輕敵，更不會如此大意，這是孫科失敗的第三個原因。

(四) 孫科牽就環境，攻見不及乎宗仁的響亮

原因。

因為孫科是一個在朝者，且火氣比較大，年來開罪了太多的政敵，故在很多方面不得不來就現實，牽就環境，不敢暢所欲言，故在競選時，所提的政治主張，沒有李宗仁響亮；李雖然也是一個在朝者，却是一個在野的，比較容易獲得各方而好感。加以他近年來沉默寡言，與各方面相交甚篤，故他在決定參加競選時，首先即提出響亮而大膽的政治主張，因為他沒有什麼顧忌，所以他說出一班人想說而又不敢說的話，在這個人望皆知的今天，誰的政治主張能夠迎合一班人的心理，誰就能得到大多數人的擁護。雖然，依照歐美民主的慣例，總統副總統者並無發表政見的必要，蓋總統常以維護的政見為政見故也。但在初舉民主的中國，一切當然還不足十分習慣，所以，副總統為了達到選舉的目的，爭取人民的同情，皆競相發表政見，作為宣傳的手段。李宗仁所喊的口號是：「澈底澄清吏治，沒收豪門資本，行新政，用新人」等等，而孫科在這一方面，却祇能採取着應戰的姿態，不能像李宗仁那樣提出響亮的主張。因此，許多不滿現實的國大代表，以及若干「有黨無派」的代表，在自由意志的決擇下，十分之九皆投了李宗仁的票。這雖然是時勢所迫，但確是孫科失敗的第四個原因。

孫科這次的失敗，除了上述的四大原因外，最重要的一個原因，便是自己已經聲明，繼李程二人之後放棄競選了，後來又居然出來應選。老實講，當李宗仁堅決表明態度以後，孫科即使競選獲勝，也不光榮了。因為，一直到那個時候為止，實不多勝劣的局勢已定，而孫科依然想僥倖獲勝，實在有點近乎愚蠢！假如我要是孫科，我就堅持到底，不再參予最後的決選，讓程李二人去決勝負，或以自己的基本票，轉支程潛，但孫科不明究竟，居然中計，故終不免免收，這是孫科失敗最重大的一個原因。

(四) 四月卅日

本刊獨家專載，各報從未發表



緊張，熱烈，精彩！有聲，有色，有香，有味；這是天意，還是人謀？孫宗仁苦戰曠哲生，險象環生；程項雲舉手定天山，互爭雄長！嗚呼，如此民主？如此選舉？

本刊政治記者魯克

這次副總統的競選，不啻有聲有色，而且有著味；不僅轟動中國，而且震驚世界；要不是各方面旋奔奔，動說調停，和蔣主席的保證，國民黨內部某實力派的讓步，也許要演出國民黨內部分裂的悲劇，甚至竟因此而使國民大會黯然無光，這是「中國式的民主」不可靠，還是「外國型的月亮」變了樣？然而，這次副總統競選風波的内幕，究竟是怎样呢？不僅很多局外人不甚明瞭，就是不少幕內人，恐怕也不甚了然。茲特將其中的曲折，擇要報導如下：

于右任初選竟落第

關於六位副總統候選人在競選前夕的角逐，本刊在二卷二期上，已有詳盡的報導。惟後來政治的風向變化很大，故形勢也便變得很快。在六位候選人中，因為李宗仁以「先聲奪人」的姿態宣佈競選，本來，氣勢最壯；但自孫科于三月廿五日表示參加競選後，一時各方的視線，便轉集在這位愛放大炮的太子派領袖身上。惟在競選前夕，孫科的力量已壓倒了李宗仁。甚至，于右任的聲勢，也比李宗仁佔優勢。故在競選未開始時，大家都預料孫科勝利的把握比較大，于右任次之，李宗仁第三，程潛第四。莫德惠與徐澤霖兩人，簡直就未曾怎樣表演。但是，誰知在四月廿三日的初選的結果，李宗仁竟得七五四票，孫科僅得五五九票，程潛得五二二票，莫德惠得二一八票，徐澤霖得二

一四票。因無人獲得超過半數的票，故初選遂將于李、莫、徐三人淘汰。在初選時，有兩個意外：一是李的票竟超過孫一九五票；二是于淘汰了，程反而勝列第三。以于淘汰得最慘，因于較程僅差廿九票。初選時，完全靠各人的基本票，和各人平日的政績，以及各方面原有的關係，票數均很分散，可以看出黨團方面並無若何顯著的控制。

李宗仁巧施反間計

至李宗仁第一次初選，之所以得票較多，原因有二：一是靠他的人緣好，與各代表拉關係所致。二是靠他的李係得力，爭取了之初，即曾將可能參加副總統候選人的過去歷史，和平日的為人，以及歷次所發表的談話紀錄等等，均曾搜有詳細之資料。在初選時，孫科本預料有八百多張基本票，其中三百張婦女代表的票，經孫科數度遊說，發表其對婦女代表等的談話後，各婦女代表均對孫科印象甚佳。因孫科會說：這次國代，婦女名額太少，應增加一倍也不為多，同時，他并主張將來行憲後的各院都會首長，也應該有婦女的名額，俾使男女真正的平等；女人總是愛虛榮的，孫科的這一番話，自然打動了婦女代表的心，再加孫之夫人程淑英，和馬超俊夫人沈蕪蕪兩人積極拉票的結果，婦女代表方面本預備一致支持孫科；但孰料在四月廿三日投票未開始時，各婦女代表均在自己的座位上，收到

程項雲未雨先綢繆

然而，程潛初選，為什麼又會得到那麼多的票呢？蓋一般人的預料：他在初選中必然會淘汰的。據說：程在未晉京前，捧程的兩湖代表，即行互相約法三章，除了簽字蓋章，表示一致支持程潛到底外。而彼此更宣誓立據，以示決心。因兩湖方面，尤其是湖南代表方面，均認為湖南人迄今均「一文不封，武不拜將」，不備是湖南人的恥辱，而且中央歧視湖南人的明證；但湖南人能够在中央稍具有權者，祇有程項雲一人。故湖南人，不論過去是捧程抑係倒程者，均一致支持程潛。是以，在這次選舉副總統時，兩湖的票均很團結，幾無一張外溢；這與廣東和華僑代表之捧孫科，廣西安徽代表之

捧李宗仁，幾有「異而同工」之妙。是以，在初選時，程潛能以五二二票而戰勝于右任，絕不是僥倖，而是程潛實在在選時，爲什麼得票，竟會那樣多呢？據說：除了婦女代表被李拉走一百票外，還有一個未曾宣佈的祕密：愛在競選前夕的某晚，某安徵代表，曾親率安徵廿八位代表，往孫公館求見孫科，但孫却命權桐樹代見。當該代表等提出擬以保障職權而縮短任期，而爲交換選票的條件時，權桐樹請孫科，惟未獲其同意。故該代表等廿九張票，便一氣投向李宗仁的錦囊。因李在拉票時，對於各代表們的心願，有求必應，態度比孫科謙和得多。假使孫科能爭取這廿九張票，一往一來，便是五十八張，再加一百張票，事實上即等于二六〇張婦女代表的票，在初選時，本可壓倒李宗仁。但孫不此之圖，居然初選即失利，不僅影響人，而且有害士氣。因初選雖不能決定一切，但關係却很重要。尤其對於那些游離的，沒有什麼背景的空軍的票，幾乎有着很大的向心力。故初選結果，孫科失利的形勢已定之際，孫之助選委員會，將責任歸咎在政團日報身上，認該報煽動孫的文章起了作用，所以，便由高信，張發奎等領頭，乘了兩輛國大專車，一氣將該報日報搗毀；但其實，他們却找錯了對象，那裏知道孫科失利的原由，却是如此這般呢？

孫哲生誤中便連環

廣東籍的國大代表，打毀了救國日報事小，但對於孫科的選票，無形中却打走了不少。故當該國日報被打毀的消息傳到李、程兩人耳朵裏時，李認爲優劣的環境既已造成，而孫方面的人，却又在爲李製造機會。不用說，李程兩方面助選的人士，當然很高興。故李程孫三方面的助選人士，便拚命爭取，莫，徐，三人等選的基本票。據說：那時候一張選票的行情，已由二億元漲到五億元，而且，買票依然很濃。惟是否事實，自然又當別論。

當李宗仁初選獲勝的消息傳出時，不傳孫科驚駭，據說國民黨內的實力派與最高當局，也很感到惶恐。因爲李是一股新興的勢力，加以李又是一個急進派的領袖，號召力很大，故在四月廿三日晚，孫與黨方某實力派的負責人，以及各助選大將等，曾密切計議，準備在復選時擊敗李宗仁；孫希望黨內與自己有關係的票先行集中起來。但孫抗李程于三人的聯合攻勢，那時李、程、于三人已訂有秘密默契，誰落選，誰的票便支持得最多數者，如李宗仁于四月廿九日向擁程代表致詞拉票時，已明白承認此事。

李宗仁這次由北平南來，競選副總統，準備時間最早，佈置也最週密，據傳：未來之前，李即已表示：此次競選副總統，不是澈底的勝利，便是澈底的失敗！「澈底的勝利」，即係「志在必得」，故在未競選前，即最高當局，曾勸其改任監察院長，且向其非正式表示：希望未來的副總統，最好是一個文人。但李則答：「既已宣布，勢將競選到底，斷難中途退出，貽笑中外」，即係一明一暗。至于「澈底的失敗」，方式很多，那當然不好說了。故在四月廿三日晚，滿以爲于右任的四九三張票，和民社，青年兩黨一部份的票，再加上自己七百多張基本票，起碼可獲得一千六百多張票，可以穩拿副總統的錦標無疑。但誰知，一夜之隔，于右任的基本票便起了變化，至少有三分之二多數，均跑到孫科那裏去了。故在四月廿四日上午復選時，李備得六一三三票，較預定的基本票少了五百餘張，而孫科却得了九四五票，也未如預料之多。原來，民青兩黨曾向黨方面保證可以全部投孫科的票未能兌現，且有二分之一以上的票，也做了「人情」。程連一夜的努力，得六一三三票，僅增加九四四票，故投票結果，仍無一人能超過半數的票。但是，李却依然領先，并多孫二一八票。

競選潮如火如荼
 惟就在那一天投票
 的下午，情勢突然變化
 程潛終于在同日晚八
 時夕間風波突起

時，假中央飯店孔雀園，招待全體助選代表，說是本人已正式「受命」，放棄競選。理由是：本黨競選之目的，已正確而退。李宗仁於聞悉程潛放棄競選的聲明後，便連忙與助選大將黃季寬，小諸葛白雲諸，始決定放棄競選。理由爲體念時艱，表明心跡，因李謂：最近有人散放傳單，說李當選副總統後就要「逼宮」，或三個月內便逼孫出國。同時，并發現有人藉黨之名義，壓迫選民自由意志，如此選舉？已失競選意義。故子放棄云云。而在同日上午，白崇禧復向報界談話：「李宗仁先生因感選民不斷遭意外之警告與壓迫，難以自由投票，爲顧念代表苦心，乃決放棄。」同日中午，孫科因爲已失却競選對象，亦聲明放棄。并云：「他們都放棄了，我一個人當然也祇好放棄。」於是，當程，李，孫，三人均先後表示放棄的消息傳出時，全國均呈騷動，上海的股票市場，也跟着猛漲；南京的空氣尤其緊張，國民大會堂內的兩千多個國大代表，更是咆哮山莊，輿論譁然，程，李兩方的代表更極激動。自是，副總統競選的風波，遂由洶湧的喧嘩而正式爆發。

程李孫先後放棄

一霎那滿天風雲

從程，李，孫，三人放棄競選的談話中，便可看出政治的風向；程說的是「奉命」，李說的是「被迫」，孫則說的是「沒有競選的對象」。三個人的姿態雖不一，但各有千秋。可見程李兩人均有不得已的苦衷。而孫却比較輕鬆。故四月廿五日的國大會場上，匿名的傳單與輿論，如「李宗仁競選內幕」等，便到處滿揚飛，後經人阻止方告斂跡。因秩序混亂，羣情憤懣，無法開會，更不能選舉，便只好決定宣佈休會三天，同時，復經大會主席團推派出王寵惠，張振華，白崇禧，張厲生，張知本，陳布雅六人，分別向程，李，孫三人勸解。而國民黨中常會，復于該日下午四時，在丁家橋中央黨部，召開臨時特別會議，由該黨蔣總裁主持，專門討論三氏放棄競選的事。結果決定：不予接受，放棄無效，應請國大會公決。同時，蔣

記問訪表代女大國

行天者記大國訪探派特刊本

青年黨員胡昭心

她是一個青年黨，生於河南舞陽。談到她的參加青年黨，她自己認為是「糊里糊塗」的。當她十八歲那年在信陽師範讀書時，她底國文老師給了她一張登記表格，她就「英明其妙」的給「填上」了，從此，她變成了一個青年黨員。

丈夫韓貫一先生是韓黨的第卅九世孫，現為河南省參議員兼省政府參議，原來是一個忠誠的國民黨，然而激於國民黨的腐化以及政府的「忽視」先聖先賢，於是，他加入了民



社黨。他們這一對賢伉儷，真可說是「小黨派」的「大團結」了。

她今年卅六歲，現在河南省教育廳擔任會計，過去曾在省立六臨中（即今信陽中學）教過書，矮矮的個子，胖胖的身材，滿面忠厚，是一個可以談話的人。

她是青年黨正式揭名黨選的一員，沒有選舉糾紛。我繞着圍兒問：「假如胡代表是有糾紛的一個，那末你看到那些

正式黨選的代表們被擠棄在會堂之外而至「飢寒饑寒」時，你會發生一種什麼感覺？」
回答是：那我一定感到慍憤，也許不會前來出席大會？

青勝於藍陳敏蘭



委員，真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，怎能不令人感到後生的可畏呢？

高高的額骨襯托出她底意志，深遠的眼睛閃爍着她底機智，有線條的嘴唇吐露着她底大膽。不信，就請看看她底主張罷：

- (一) 辦理婦女婚姻介紹所；
- (二) 辦理婦女職業介紹所；
- (三) 辦理夜間托兒所。

這些，都是她長時期從事黨務婦運工作的經驗告訴她的，自從武大文學系畢業後，她便與國民黨發生了不解的姻緣，今年，她還祇有卅三歲，我們只等着瞧，看她底主張能否實現罷？

孤芳自賞張淑齡



她是河南潢川人，今年已有三十九歲，中學階段是在北平慕貞女中完成的，自河南大學生物

育幼嫻姆胡紹芬



她是河南淮陽人，今年也是三十九歲，河南教育廳的代表一共只有兩位：一個是前堂時候因打人而出過風

頭的敦文田培村，另外一個就是她。她在河南大學教育系畢業後，即開始服務河南教育廳，直到去年才出長省立第九小學。性情剛毅，情感奔騰。

曲高和寡王怡丹

她是河南孟縣人，今年已有四十九歲，戴一副深度的近視眼鏡，看起來，她年紀頗老，戴著新鏡，你，畢業於開封女師，桃李很多，有的已經做大學教授，她不願意深談，更不願意把照片給讀者看，她覺得她不是什麼國大的女兒兒兒，用不着出「風頭」，親愛的讀者們，你們以為對嗎？

因為胡，陳，張，胡，王五人都是河南女代表，當我那天去看她們的形貌，正是鄭州被圍，開封吃緊的時候，也正是河南代表為車運河南災情的發背而被「盤」下台來的當天，她們的情緒都不大好，大家都氣虎虎的說：「河南今天祇盼下開封與鄭州了，而就在鄭州運飛糧票不能降

（上段國大女代表訪問記）落，開封情況不明的時候，我們的代表發言，祇說了一句「我對將主席的不滿，連「因為」下面的「所以」還沒有吐出來就被「轟」了下來，請問這一開的什麼「會」？「民」的什麼「主」？我們有沒有發言權？」

國大會旁聽側紀

(期上績)

本刊政治記者海鷗

國大第十日——四月七日

昨天還是微候，問題顯露得還不明顯，但在今天會上，一切都攤牌了！代表的要求集中在施政報告和檢討國是，以及擴大提案時間二點上面。

發言最激烈的是北方代表，他們來自多苦多難的經濟，感觸自然更深一層，他們不遠千里而來，演一齣跑龍套似的選舉戲就完畢，實在是不甘心的，所以，他們大聲疾呼的要求檢討國是，對如此體限的國民大會，當然也不滿意，自然要鬧着要修改憲法了。

輿論界也有反處，大公報對國大代表就不大捧場，認為他們的要求是違憲，因為憲法上未規定國大有聽取施政報告，檢討國是之權，并認為遠在政治協商進行時候，就有有形國大與無形國大之爭，後經各方妥協才有了這樣的一部憲法，現在還未見實行，就要修改，是有違當時政治妥協的精神的。國民黨總裁蔣主席，也召見國民黨代表談話，除勸慰他們對國事的關懷外，曾一度指示他們要守法，守秩序，應該認清當前戡亂建國的時局，不要僭為國大職權爭。

國大第十日——四月八日

今日的第三次大會到底修正通過大會議事規則，增加了聽取施政報告和檢討國是的一條，刪除了對提案範圍局限於「憲法二十七條」的第十七條。這也可以說是國民黨控制大會的又一次失敗。

隱伏的一支暗流——簽署代表問題，在大會又一次出現，表現的方式是王運明等一千三百二十個代表聯署的一個緊急動議，建議大會趕快解決簽署代表出席大會問題，此議一出，會場立刻大嘩，贊成與反對聲聲分明，各不相讓，尤其是民青兩黨國

代，大半是得票較少依靠以黨議黨的方式獲得當選的。就是為了自己利益，他們這一羣，也不惜用任何手段來予以反對。民青兩黨會風則過絕食行動為「苦肉計」，故當今日會場在激烈爭鬧之中，青年黨要角余家菊也親自出馬反對，大叫說「如要解決，先要查明違憲的責任問題。」總算蔣主席適時的威場，一幕鬧劇才告平息了。這是大會蔣蔣主席的威勢來解決難題的第一次。

此次大會，檢討國是，修憲，及競選副總統可說是一條主流，簽署代表紛紛是一條不愉快的支流，但，除此以外，花邊新聞也不少，今天就發生了二起，一是一黃蓉雲女代表在醫院生下了一个九磅重的「國大之子」，另一是胡勸業代表的毆打交通組職員事件，然而，在這兩事之前，先後為各報揭發的醜事，也有不少，如國大代表在夫子廟探春，人手一女；國大之花的交遊複雜，以及醜聞中的一件有關風化的檢舉案都是，恕我在此這兒祇好一切從簡了。

國大第十二日——四月九日

因有前二日的激烈爭辯，蔣主席將親臨國大報告的消息在昨日已經傳遍了，這自然是由蔣主席身呼習養剛的獻策，目的不過是想藉此平靜一下激動的代代表底心緒，而使以後的議程，能够迅速順利的完成。

蔣主席關於經濟軍事的談話，雖是充滿了勝利的情懷，但也承認了當前局勢的危急，承認軍事上的失敗，且其嚴重情形，并不下於經濟方面，并特別強調當前戡亂的需要，告誡大家，千萬不要在大會中，開出了笑話，給共匪看。這是大會蔣蔣主席的威勢來解決難題的第二次。嗚呼，這真有點像小學教師鎮壓小學生一樣。

國大第十三日——四月十日

第五次大會討論國大議事日程，討論時曾經二度攔淺。

一在施政報告檢討國是問題上面，主席蔣主觀方面以為蔣主席的報告可以代替其他的一切施政報告；但在會場裏却是一片反對的意見，甚而有人指摘蔣主席被官僚檢校，其報告有不盡不實之處，於是，衆議紛紛，有人要張羣陳誠出席報告，有人要張厲生報告選舉糾紛情形，有人問教育部在如何教育青年，有人懷疑監察委員會在做些什麼事情？總之，各院部會的報告都要聽。

另一在討論提案（主要為修憲）與選舉大總統，副總統孰先孰後的問題上面，多數代表主張選舉應放在最後程序，提案不討論終止，他們不投票選舉。

經過最烈的激辯后，勝利終於屬於反對派，此落彼起的發言人，都為了要爭取這二點，誰要是反對檢討國是或修憲，誰就一定會被衆多的噓聲「逼」下去，但，也不是絕對沒有失敗的英雄的，女代表劉宜就「不願一噓」而堅持要說完了她的演說，對意見才下台，她也有力的話是「在這樣的一個會場裏，檢討國是能否有怎樣的結果呢？不過只是浪費了國家的人力財力罷了。」

最後是容納了修正意見，總計施政報告與國事檢討，將蔣運鈞討論提案同時進行辦理。這是國民黨員代表不接受黨團控制的又一次證明。

國大第十四日——四月十一日

今日星期，休會一日，各代表都去自謀其樂。有的訪友，有的郊遊，有的聽戲，有的看電影，有

的打牌，有的在找各種各樣的刺激……

國大第十五日——四月十二日

施政報告開始，上午是白崇禧部長的軍事報告，白部長不愧稱爲「小許葛」，他首先說明國防部的軍事制度，國防部長係主管軍事行政與國防部的海陸空指揮作戰之樞管不啻，而是由參謀總長負責的。這一來，近來對軍事失敗的責任都推脫了，同時，他的報告也避重就輕，對大別山等獲得戰果的華中戰場敘述特詳，對東北北戰場則輕描淡寫的滑了過去。又爲了討好代表起見，曾竭力主張組織地方自衛武力，對削弱與限制地方權限的一切措施，大肆攻擊！

下午軍事檢討，會場空氣萬分緊張，每一位發言人都像激怒的，對政府軍事部分指摘得體無完膚，並有要求查辦軍事負責首長，槍斃參謀總長陳誠的，北方代表尤爲激烈，一句話如同一顆炸彈，在緊張的會場空氣中，隨時會掀起狂風暴雨般的巨浪來。

好像沒有一處安全似的，全場上是一片告急聲，河南代表絕望的大聲疾呼，軍事當局再無辦法，鄭州一失，我們就回不了河南了；山東代表也是如此，認爲山東全境祇保有青島、濟南、濰縣三地了，而今西縣又告急，十數萬的公教人員均危在旦夕；陝西湖北代表更危言聳聽，說西安武漢也很危險，并云：共匪距上述兩地也不過一日路程了，東北代表更不必說，他們親眼所見的各種巨大建設，現在是什麼都完了。

大會祇有對傅作義將軍一個人存有希望，差不多是全場一致的贊揚他，并稱譽他的職績，然而，就是在一片樂觀聲中，也存在著潛伏的危機與悲哀，據說傅作義子弟兵所依爲後盾的補充來源，也一天天的枯竭了，在綏遠南夏草原中生長的四五十萬健兒們，也快徵調完了，等到一旦無可再徵時，又將怎麼辦呢？

國大第十六日——四月十三日
上午財政、經濟、糧食、交通四部長一氣將四

部施政情形，作了個簡單的報告，代表們聽取報告的趣味很差，但，一停了下來，要求繼續軍事檢討的聲浪又響發全場，大家的心都很沉重，很焦急，恨不得政府一下子就變得有辦法，而將共產黨打垮！

在衆願之下，下午大會祇好變更原有的議程，繼續軍事檢討了，焦急的情緒要發洩，也祇好讓他的晚上，國民黨主持黨務的人，恐怕這樣的檢討，將永無休止下去，延擱了大會預定程序的進行，而且，這些檢討祇可以說是牢騷，對事實毫無補益的，軍事嚴重是事實，但大會能檢討出什麼一針見

血的方法來呢？於是，黨示重於一些北方元老，請他們出來召集北方代表談話，一方面報告事情，一方面商討對策，俾便拿出一個辦法來，提供參考，這實在是一個以毒攻毒的計劃，希望在會台河南元解決，免得再在前台鬧下去了。晚上的後台河南元老張鈞主持，談了一晚，却依然是無結果而散。也有人認爲大會的唯一收穫是國是檢討，因爲他全面的暴露了政府各方面的弱點，這些弱點在今日的情形下，是不能也再不應隱瞞下去了，張羣院長，白崇禧部長在檢討軍政時，始終在下傾聽，不知他們的感想又如何？因爲，今日的國事，也實在太迫切了。

新聞 爲了爭做立法委員

民青兩黨要退出政府？

插曲

(本刊特訊)因爲國民黨對民青兩黨所要求的保證立委當選名額，青年黨八十名，民社黨七十五名，未能如願以償。而國民黨有變國代糾紛的駁詞，根據得票最多者當選的原則，不擬再向民青兩黨讓步；且制憲立法院未大會，又已否決前此國務會議所擬之折衷辦法，即民青兩黨要求與農和婦女團體內，再增補一百五十名立委，俾補足國民黨前所保證之名額。故民青兩黨與國民黨雙方，正爲此事鬧得僵。民青兩黨說：國民黨不守諾言，且票選立法，完全操縱在國民黨的手裏，根本不合民主原則。而國民黨却說：根據憲法，不能再違憲增補名額，雙方爭持不下，國民黨雖派陳立夫與吳鐵城兩人，分別與民青兩黨洽談，但迄無任何解決辦法。頃據民青兩黨負責人向本報記者談稱：「如果此一問題不能獲得合理的解決，我們將聯合退出政府，並將向美國政府發表一退出政府的聲明，希望美國能停止援助不民主的中國政府。美前駐蘇大使滿立德于五月四日過滬時，張君勳已在浦氏面前談訴很久，聽說也是討論這一問題。浦氏此次來華，雖一再聲明係一私人訪問」性質，但其責，他的任務却很大。不僅擁有美國應奉和付款的大權，且或將繼任美國駐華大使。故民青兩黨也預備限滿氏離頭，向他告「洋狀」；五月四日行政院在開政務會議時，民青兩黨的負責，已經公開向張羣說：「一政院總辭，我們也可以休息了。過去一年來，我們總算已盡了「小正」的責任，將三黨聯合政府搞出來，這已經幫了國民黨很大的忙；如今不再需要我們職，所以，我們現在已準備了，又將正副總統選好了，「美援」也不參加立法院開會，並擬「告退」了。言下大有「一腔郁氣」的意味。但張羣却勸慰他們說：「慢慢的談，有好話說，希望你們無論如何，要維持到新的行政院組成之時。」爲了這一件事情，吳鐵城、陳立夫，谷正綱、張厲生等連日正苦調將主席有所請示。故這一場好戲，看來究竟怎樣演吧？

天下未亂蜀先亂，天下已治蜀未治？

四川省政潮，學潮，與人事鬭爭 (續上期)

從劉湘主川到王鑽結，又由賀耀組繼長到蔣主席兼任；更從張岳軍接防到鄧錫侯真除；最近，王陵基終於不勞而獲；在這裏面，也不知道醞釀了多少人事的鬥爭，和無數的陰險，欺詐，與玄秘！

本刊特約駐成都記者雲冷

「黨」一政「雙方對立」黃鄧兩人鬥法。

(本刊成都訊) 關於黃季陸與鄧錫侯間之不協調，遠在抗戰時，當黨軍總長四川省政府主席，鄧錫侯專任成都公署主任之時，他們兩人即在明爭暗鬥，互爭權長。一個靠黨，工具是「丘九」；一個靠軍，武器是「丘九」；雙方誰也不讓誰。惟那時因為正在抗戰，大敵當前，彼此雖然都在心裏暗恨，但在表面上，他們却依然敷衍得很好。惟自鄧錫侯明令其餘四川省主席以後，黃季陸當然不肯甘心。便一着緊一着的聯合其他倒鄧的各派向鄧錫侯進攻。但鄧錫侯也不甘示弱，便任命向黃季陸還擊。如去年十二月廿九日，四川大學一千餘人，為了要求釋放成都市參議員官箴子，便曾發動其他各學校同學，來了一個大規模的學生運動。因官箴子是民社黨員，愛戴他，曾一再揮舉政學系所推薦的成都市長李樹文，致騷擾當局。而官箴子那時候出來競選國大，也是由於一部份川大畢業的校友，和

在校讀書的同學所發動。故當鄧錫侯秘密下令說官箴子是民盟盟員，鄧錫侯學潮，有助長共匪的嫌疑，而遭受非法逮捕時，黃季陸即以國民黨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的身份，事先竟一點也不知道。因黃季陸想：「逮捕民盟盟員，是思想問題，我是四川省國民黨最高的負責人，應該由我來管，為什麼你們竟秘密從事，將我權在鼓裏？真是豈有此理！」故當川大一部分學生將此事告知黃季陸，並請求黃季陸准許該校學生遊行請願時，黃季陸即以電話詢問鄧錫侯：「你逮捕官箴子，而不知道我，簡直是污辱我，且屬侵犯我的職權！」但鄧錫侯却在電話中答覆我：「這是『黨家山』的意思。因為事態嚴重，所以要秘密從事。」黃氏一聽，不禁勃然大怒，連忙將電話一掛，便發號施令。准許川大學生，立即集隊遊行。(記者按：「黨家山」為一地名，抗戰時，成都空襲頻仍，四川省政府首要，如張羣、河北衡、李鐵夫、余中英、吳景伯、李伯申等，大半皆為政學系人，均疏散至該地躲避空襲；且省政府要員，更入人藉警報之時間，檢

討政治得失，密商大局，故成都人後來均稱政學系為「黨家山」之人物。)於是，川大的學生，便又在去年十二月卅日，集合其他各學生四五百人，浩浩蕩蕩的向四川省政府再度請願，要求鄧錫侯立即無條件釋放官箴子。學生于遊行時，除了揭發成都中央通訊社分社，中興日報，成都快報外，并揭發了四川省政府；鄧錫侯聞訊，連忙跑到隔鄰鐵道工署躲起來，并密令省保安處盧鴻元元帥，與省會警察局長劉崇漢，四川警備司令嚴嘯虎三人出面調停，劉王兩氏見勢不佳，也先後溜走。剩下嚴嘯虎，幾乎要給學生們綁在汽車上遊行。事後，鄧錫侯看風轉舵，便連忙將華西大學校長張凌高，也是民社黨四川省政府的主任委員請來，答應釋放官箴子，并用自己的小汽車將張凌高送到新津機場附近的集中營，把官箴子接回成都。這一次學生的遊行請願，總算贏得的，全盤的勝利了。但鄧錫侯亦因此而更憤恨黃季陸，於是，鄧便授意四川省政府的十幾個高級職員，說黃季陸縱容學潮，以學生為政爭的工具，聯名

鄧錫侯半推半就 悠然加入政學系

向中央告了一狀，據聞，黃也還了鄧錫侯一槍；結果呢，自然是毫無下文，不了了之，但「黨」一政「雙方對立，却已因此而達到尖銳化的地步。故一度傳說四川省黨部將易人，而以曾擴精代黃的傳說，後雖未曾實現，與此也多少有點關係。

鄧錫侯是四川營山人，公元一八八九年生，現年五十九歲，字晉康，自從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後，曾歷任四川省政府督軍，總指揮，軍長，西康行營主任，第×集團軍總司令，川康綏靖公署主任等職。在四川軍人中，尚不失為頭腦比較清新的。一個過去，當劉湘與中央對壘時，鄧錫侯便是力主與中央合作最烈的一個。在八年抗戰當中，鄧由前方回川，主持軍政，兼鎮川康，因為平日政聲還不太壞，加以他又圓滑善辯，故有「水晶獅子」之稱。在四川將領中，屢仆屢起的人很多，但他却始終能利用各種複雜的關係，保持住自己的地位。抗戰後

力，并屢次向中央請命，要求率軍出川，故抑抗日，均未為最高當局所接受。故一時聲名大噪，名譽也遠比劉文輝，潘文華等四川將領為佳。但那時，因為他是以一個在朝的在野者的身份發言，不僅容易獲得一般輿論同情的，而且，一班的人民也沒有什麼不好的反感，於是，專拉上層關係的政學系，看到鄧錫侯是一着活棋，也是一張可以利用的王牌，便設法爭取鄧錫侯，希望一水晶獅子一能够加入政學系。政治本來是一個利害關係的集團，鄧錫侯恰好在那時，也正感到勢孤力弱之際，一旦政學系有所表示，他當然不便遽然拒絕；因為，他那時雖然已經舉川康綏靖公署主任的高位，然而，凡是知道四川內情的人，都知道那是一着空棋，也是一個早就該撤了的機關，蓋成都既有一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成都行轅高高在上，掌握了全省軍政的大權，再來一個川康綏靖公署，統轄川康綏靖的軍政，本來是一個多餘的機構；中央為了乘就事實，依然要它存在的理由，無非也是為了要顧及鄧錫侯的出處。而鄧錫侯並無實權，也是可以想像到的，但他雖然無權，潛在的實力却有一，故中央也不得不來就他。無奈，這一個川康綏靖公署主任的位置，怎麼能夠滿足鄧錫侯的慾望呢？是以，鄧錫侯正在苦無他靠之際，政學系一拉二捧，鄧錫侯便終於半推半就的加入了政學系。據說：那時鄧錫侯加入政學系的條件，是要張家確切保證抗戰勝利後，能無條件推薦他為四川省政府主席，不得再轉任他人。而政學系

却只要求鄧錫侯，能代守住四川的地盤，不讓其他派系的人掌握四川。政學系的這種苦心，只有該系最高級的人知道，後來四川省政府秘書長李伯申反對鄧錫侯莫除四川省政府，足徵張家智囊之一的李伯申事先都不曉得。黃季陸還在鼓鑿，却老是在害一單相思！假如李伯申早知道這一項張鄧秘密的「君子協訂」，他也許不會那樣光火而錯怪張家了。這是政學系與鄧錫侯彼此互相利用的交換條件，也是鄧錫侯加入政學系的內幕，因為有這種極複雜的政治關係，所以，張家在接受命組閣之後，才在蔣主席面前，竭力保薦鄧錫侯莫除四川省政府主席。

中國是派系把持的天下，四川當然也不能例外，不過，四川黨政軍各派系，恐怕較國內任何其他一地還要複雜。自從民國以來，在四川當權而又有力的軍人中，有所謂「連成系」、「土官系」、「保定系」等派系，「連成系」是四川陸軍連成學堂畢業的將領，過去的領袖是以劉湘為主，劉湘死後，該系的台柱尚有楊森，唐式遵，鮮英，潘文華等人。「土官系」，是指在日本士官學校畢業而言，該系現在以熊克武為領袖，中堅人物有劉存厚，賴心輝等。「保定系」除了鄧錫侯外，尚有王績緒，劉文輝，田頌榮等。至于剛剛走馬上任的王陵基，則是過去四川陸軍連成學堂畢業的。在上述各派系的人物中，每遇對外發生嚴重的問題時，他們的態度，是不約而同的，採取著一致對外，團結禦侮的立場。惟若遇到本身利害相衝突時，他們便又會馬上分家，并且

反臉無情，彼此鬥得很厲害。現在，在川軍將領中，最有實力的人，除了鄧錫侯，王陵基，楊森，三人外，其次便為王績緒，劉文輝，潘文華等人。在這幾個實力派的領袖內，每一個人政治野心都很大，誰都想領導，但是，却誰也不願意被誰領導。

(二) 彭德懷冒險南竄，動機何在？

彭德懷以其一、二、四、六縱隊主力，此次竟敢冒險遠離山區巢穴，深入平原，其野心是的確值得吾人特別的研討。惟分析其動機，却不外有下列三種可能動向：(一)乘國軍雷威同線向北挺進之際，實行所謂「空戰」戰術，乘虛侵略鄂縣，永壽，既食，襄舟壯丁之目的。(二)切斷西蘭公路，佔領寶鏡，破壞川西段交通，與東敵陷韓城，岳陽，呼應，逐漸向「劉」成孤島，(亦稱到皮戰術)使西安變成孤島，進而達到爭奪西安之野心。(三)完成擾亂東後方及一月渡江」的陰謀。進擾亂東後方及一方面與孔從周合流，從川東川北侵入「天府之國」利用其人人力物力，作擴大叛亂資本，又可由川渡江，西入黔桂，而進華南，實現擾亂大後方的迷夢。一方面可與二陳一劉合流，由鄂渡江入湘，萬不得已亦可盤踞涪南，在秦嶺建立新根據地，野心之大，可以想見。

(三) 涇渭地區戰事可能的演變？

彭德懷南竄，雖然勢弱逼蹙，盛極一時。可是這一次攻勢，有其先天的弱點。犯了兵家「孤軍深入」的大忌。涇渭盆地的地形，四周為黃土層的邱陵包圍，彭部便陷入一帯低凹地帶。高地盡為國軍控制。隨軍馬糧援回部隊亦兼程西進，完成反攻之勢，延安主動撤防國軍，亦大舉南下，在洛水一帶截斷其歸路。故彭德懷的「實戰主義」，這次無疑的是碰了壁。在英雞鳳翔湖陽三角地帶，共軍主力曾遭受相當大的損失。據官報稱：此次共軍在西安外圍之戰中，共計死傷逾一萬四千人，騎兵團長胡景翼亦戰死。可就是此說彭德懷「已去却歸」的命運，也已失却一種太樂觀的看法。彭德懷為一陰險狡詐，並非易與之輩，也許今後他還會有機而作孤注一擲的掙扎。但他在涇渭盆地無法立足，可能的動向還有三條：一是回竄陝北老巢補。二是強渡渭水，竄入秦嶺建立新軍區。三是避強攻弱，進入秦嶺東麓新軍區。據我看，並無意外變化，第三種可能性較大。從隨東南各區現已宣佈戒嚴，河西騎兵進駐華家嶺防守，同時天水亦告戒備一點，便可窺其端倪。(五月三日)

而大家想當然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心理，則一如，然而，無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心理，於是，如何能够平均分配呢？分配不均，在形無形之中，次第展開。因鄧錫侯那時已為在朝的當政者，故自鄧錫侯而然的，便成了各方面圍攻的目標。(本段完，全文未完，下期續登。)

本刊首創 ★ 新聞小說

名醫的按摩女

短篇連載

(二)

本刊特派台灣旅行記者秋田寄

「好囉，那我明天晚上便去」。
我忽然從階階米上跳起來說，使她轉手吃了一驚。
「好多錢」？我輕輕的問了她一

句。
「隨你先生給」。她用生硬的國語答。
最後，我終於掏出來二百元台幣

交給她。她接到錢後，方才臉上顯露出一絲表情，笑嘻嘻地走開了。臨走時，她還特別的叮囑我：「明晚八時正，我在那地方等你先生」。
「什麼地方」？
「樟山町三丁目八十六方地」。

照日語的意思，「町」是「路」，「目」是「街」，「方地」是「號」。說着，我便看着她慢吞吞的被下女牽下樓去。

(一)

然而，就在我按摩後的那一天夜裏，我便突然的病了。第二天，我當然爬不起來，更無法與那個按摩的老嫗約。起先發高熱，一連五六天，搞得我全身如焚，後來在臺灣省立醫院新竹分院住了一個多月，才慢慢的

好起來。但是，不知道是身體病後虛弱，抑係台灣氣候濕濕的關係，我最近忽然又害了「骨節痛」的毛病。腰酸背痛，兩昏腦脹，全身每一根骨節，每一個關節，都酸澀的，像是一打了一種麻醉劑一樣，一天到晚都軟綿綿的沒有一點精神。夜晚睡在「踏踏米」上，有時雙手酸痛得就像骨頭要爆炸似的，輾轉床側，灌夜都不能入睡。那種「睜着眼睛看天亮」的痛楚，真是令人難受極了。幼小時，常常聽見老祖母說腰酸背痛的苦況，我還不大相信，有時甚至還要笑他老人家，今日身染此疾，方深知道個中的滋味。為了要根治這個毛病，我也不知找過了多少台灣的名醫，中式的，西洋的，均屬無效。昨天，有一個朋友從台北來新竹看我，他勸我最好找台灣的「按摩女」來按摩，也許對於我的病有點效驗。

當這個朋友一提起「按摩」兩字，不由得使我打了一個寒慄；因為自從那晚上我給那個雙目失明的老嫗按摩過以後，當天夜裏我便發起燒來，這雖然已是一個半月以前的事了，但却勾引起我滿心的狐疑：我真疑心那個雙目失明的老嫗，一定是個攝人心魄的巫婆；不然，為什麼我早不病這病，偏偏在她給我按摩一次以後，我便病了？而且，現在竟又染着這種不生不死的「骨節痛」的毛病？是的，這真有點奇怪！我越想越狐疑，越狐疑便又越增加我非要去看看那一個老嫗的勇氣。

於是，在一個月色朦朧的晚上，我終於叫了一輛黃包車，照着上次那個老嫗所開的地址跑去。當車子在大街小巷中穿過時，我幾乎到處都聽到那種尖銳，細長，而又淒厲的口哨，那聲音一陣陣的刺激着我，我知道那又是「按摩女」在作着生之吶喊的召喚，更恨不得能立刻看到那個雙目失明的老嫗，和久聞未見的花野杏子……

「不認識，但我今晚晚上一定要看她」。我堅決的說。
「先生，你既然不認識她，那你為什麼非要見她？別人可以不可以呢？」
「不可以。我有要緊的事想看他」。我看她插七插八的亂繞圈子，我幾乎要發怒了，但我依然忍耐着。
(未完)

內政部雜誌登記證警國字第三〇五號
中華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類

本刊上期實銷兩萬八千份
本刊本期實印兩萬九千份

每份五萬元

